

SHI JI JUE LIAN

《阿里山的姑娘》唱红全球经世不衰
痴情男女守望一世 情动海峡两岸
爱与恨 苦与悲诠释不同的命运沧桑
欲望与激情 权力与诱惑
谱写震撼人心的爱恋悲歌

世纪绝恋

孙才杰 著



重庆出版社

世纪绝恋

孙才杰 著

 重庆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纪绝恋/孙才杰著.-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1.9

ISBN 7-5366-5462-6

I.世… II.孙… III.纪实小说-中国-当代
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58298号

世 纪 绝 恋

孙才杰 著

责任编辑 陈 琨

封面设计 梁 伟

技术设计 刘黎东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科情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16

字数370千 插页2

2001年9月第1版

200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7-5366-5462-6/I·1059

定价: 25.00元

序《世纪绝恋》

文然

(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理事)

辛巳季春时节，万木竞荣。孙才杰君从成都托友人捎来一个软盘，上面录了他刚刚杀青的一部小说文稿——《世纪绝恋》。作品即将由出版社出版，希望我为其写个序言。

时值“五一”长假，我举家出游。在南行的列车上，我爬上列车的顶卧，就着不太明亮的灯光，听着车轮有节奏又很枯燥的鸣响，以及天南海北嘈杂纷繁的话语人声，闹中取静地翻看着、思考着书稿。慢慢地什么机声、人声就都随之消逝。进入脑海眼帘的，已是天府之国三台县城乡旧时的景况，以及异国风情、台岛景观，色彩斑斓的大帷幕下，邓禹平及其女友上演着一幕幕爱情的、人生的悲喜剧，在作者朴实而不乏文采的笔下，从天府之国的绵阳市三台县走出的歌坛巨子邓禹平那浓驺的游子情、情侣爱、事业心，还有那传奇般的经历和故事，给人以深深的情牵和感悟……

我与孙才杰君相识相知已有数年。六年前，我是报社编辑，他是县里乡下的一个农民作者。编辑者，编工也，总要对作者的文稿删删改改，指指点点。才杰不太安于面朝黄土背朝

天的现状，对文学艺术有一份偏爱和痴情，尝试着写了些小说和戏曲文稿，我凭个人也舞文弄墨的体验和所得所感，劝他向新闻文学——如新闻散文、纪实特稿靠近，关注社会，关注百姓，关注人生。从此，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人生苦乐多舛，人生渴望成功。而人之成功，或因责任，或因爱情，或因挫折，或因奋斗……才杰是农民的儿子，在农村摸爬滚打多年，又学过木匠手艺，还从事多年的报刊记者和自由撰稿人，其身从三台到绵阳今又到了省会成都；其文，从本市到本省今已走向外省和全国。国内颇有影响的《知音》、《家庭》杂志和《南方周末》、《家庭周末》等报刊，都刊载过他的作品，有的还获过大奖。我想，孙才杰的成功（虽还是初步），当属挫折和奋斗使然吧！

序文跋语，常名人大家所为。本人教书、编报、写点小文章已三十余载，仅沾了点文气，成了些脾气而已。承才杰君初生牛犊嘱请，谨以老而未朽之身，相知首读之幸，直书看法想法，权当序言。

海天永隔故人情

林海音

(台湾著名女作家、著有《城南旧事》等)

多年前的一个5月，我们收到一封陌生者罗忠榕先生的来信，寄自西柏林的自由大学。信是要我们转给《高山青》作词者、诗人邓禹平的。这时邓禹平已经二次中风病倒，在耕莘医院住一阵后转到空军医院了；而且这一次病得不轻，可以说已经成了植物人了，无论如何，要他亲自看信是不可能的，念给他听的话，也不知是否有所感应。信大致是这样写的：

禹平老友：

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！我最近应邀来到西柏林。今天有幸见国立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齐邦媛先生，我即向她探问你的情况。很巧，她说她虽然未见过你，但却对你很熟悉。并谈到你最近曾获奖，还重新出版了你的诗集。作为老朋友的我，得知你这些成就，怎不万分高兴呢？欣喜之余，我谨向你致以衷心的祝贺！

此外，齐邦媛教授谈到你身体欠安，这又令我担忧。望你善自保重，好好保养，早日康复……听齐教授说你的诗作，文

情并茂，早已脍炙人口。我想如果我能有幸读到，定然感慨万端。但不知能惠赠一册否？说不定我还能将其中的某些诗作谱为歌曲，这对我们过去的深厚情谊，倒是一种很好的继续……

禹平虽然不能阅读此信，我们仍然交给他的热心的（小朋友）钟光荣先生，请光荣带到医院，在病榻旁禹平的眼前一晃，看看他有什么反应吧！另方面既然罗忠榕先生要禹平的诗集《我存在，因为歌，因为爱》，便让祖丽航寄一册给他，并大致告诉他，禹平二次病倒的情形。

七月下旬，我们又收到罗忠榕先生给祖丽来信，这位与禹平从小在一起的同乡、同学，得知禹平已无法和他通信，在热泪盈眶下读了禹平的诗集后，不禁写了这封怀念老朋友的长信，报告一些我们一向所不知的禹平的早年生活情况，我认为这封信是值得公开给禹平的朋友们一读的：

来信及邓禹平诗集《我存在，因为歌，因为爱》均已收到，非常感谢！诗集版本精美绝伦，特别是楚、席二位先生的画，和诗境水乳交融，确实不可多得。像这样的版本，即使不是禹平的诗集，我也会爱不释手的。

读禹平的诗，真是万分兴奋。没想到此次柏林一行竟能一亲故友心声，这不得不感谢你 and 齐邦媛教授的热情相助。禹平的诗的确可说是用心血写成的，感情之真挚，情调之凄婉，每读都不禁使我热泪盈眶。当然，这里面还掺杂着我本人过去和他交往的许多回忆，也有很大关系。我想，禹平虽遭不幸，但他的诗集能广为流传，对他来说也是大幸了！

禹平的过去，我想也许许多友人恐怕不一定知道，因此我准备在这里简单地谈谈。他出生在四川省三台县塔子山乡。他



的父母我未见过，因我虽然也在三台出生，但我和他不是一个乡。1939年他在三台县县立初级中学上学时和我同班。因他和我都非常喜欢文艺，所以便十分要好。那时他在绘画、音乐、诗歌上都表现出相当高的才能。我们经常在一起画画，唱歌并谈论文学作品等。他还和我一直在班上主持壁报，这在学校里还颇有影响。虽然我同他简直是形影不离，但我们两人的性格却很不一样。比如他交游颇广，我则很少和他人交往；他在体育上也十分出色，是班上的篮球健将，我则连球也不摸……从他的诗上看来，他在爱情上后来也一直很不如意。他初中毕业后又和我一道考入三台高中。但他未念完一学期，即离开三台到重庆去考入了中国电影制片厂。这之后，我们便一直通信，而且书信往来很多。

他除做电影演员外（仅演过一些配角），还做话剧演员。我念完一年高中即到成都考入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学小提琴，两年后又入重庆国立音乐院转学。这期间我和他又见面了。因音乐院在青木关，离重庆市区有一百多里，所以不能时时见面；不过，我每次去重庆都住在他那里。这时，他和过去的一位中学同学恋爱（注：中学同学即白玫）。记得我去重庆时，她正好也去，我还同禹平一道去车站接她。前年我曾见到他这位女友，她还问起禹平。

禹平曾私下同我谈起他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并未受到重用，心里很不痛快。比如未让他演过比较重要的角色，甚至让他干些杂务，如道具等等。我也曾劝他离开那里去报考艺术学校，但他却始终未下此决心。

抗战胜利后，他到了上海（1946年），随即我也到了上海。这时我们又经常在一起了。虽然后来因为大家都很忙不常见面，倒也到他那里去住过几次。刚到上海时，我们两人都突

然对写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那时我们都写了不少诗。可惜我的已全不在了。我想他那时的诗也不复存在了。要不看看那时的一些天真而幼稚的想法倒也有趣。他在上海也不太得志，仍然干些杂务，当时由于我和家庭断绝了经济联系，生活很困难，他还时常给我以资助。虽然他也并不十分充裕。我最后一次去见他还是1948年秋，学校放假后我还到他那里住了一段时间，不久我离开了上海。记得我向他告别时，他正在摄影棚，那时他作《武训传》的场记。当时我也仅向他一人告别。他还坚持要给我一些旅费，以免旅途发生困难。这种情意也确实令人难忘。后来我回到上海时，即向电影界人士打听禹平下落，得知他已去台湾。此后便渺无音讯了。

去年我访问澳大利亚时，悉尼有个合唱团，主持者是著名小提琴家林昭亮先生的母亲俞国林女士。她约我去合唱团，他们演唱了《高山青》一曲，并赠给我曲谱。当我见到这首歌的词作者竟是禹平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其实这首曲子我早已熟悉，并且十分喜爱。却没想到词作者竟是多年不见的老友，当时的兴奋当可想见。我当即打听他的下落，但却没有结果。这次应邀来柏林，有幸见到齐教授，才第一次得知他的确切消息。但我给他的信却太迟了，真是太遗憾了！我相信他要是能读到我的信，一定非常高兴。如今我也只有遥遥地为他祝福，切盼他早日康复……

我们收到这封信，也诵读再三，深受感动。当时曾想就这封信写一篇稿子，籍以慰躺在病榻上已世事不知的禹平，但延搁下来，直到1985年12月21日禹平终于撒手人寰，寂寞而去！既不存在，也就没有歌，没有爱了，但在生命的最后，竟有这幼年不忘的友情出现，禹平死亦瞑目了！



禹平二次病倒后，我适旅行国外，回来后，一直到他故去，我都去医院探望。无他，有过几次探望沉重或已成植物人的经验，印象久久不能抹去。至今一想起，浮在眼前的总是最后他病榻上的不成人形的形象。以后，我就写了留下他生前美好的形象，而不愿再去看沉睡的病人了。

话再说回来，当我们收到罗忠榕先生的长信后，见信中他那样欣赏楚戈的诗和画，便给他寄了一本我们出版的楚戈的一本诗集《散步的山峦》和我的《剪影话文坛》，因为书中有我写的一段邓禹平。他收到画信后，又寄了信来，因为信中有提到他对邓、楚两人诗的读后，以及又得到他的家乡四川三台县。

就这样，罗忠榕先生满打算着和半世纪的好友一叙别情的，却不料海天永隔故人情。好的是，他总算知道了他的好友邓禹平后半生情况，也知道好友虽不存在了，但他的歌、他的诗却永留人间。

内容简介

“高山青，涧水蓝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……”一曲脍炙人口的《阿里山姑娘》蜚声海内外，寄托着歌词作者邓禹平对大陆女友 40 年的苦苦思恋。

40 年代初，米号老板的女儿白玫，爱上了救过自己、身材矮小、才华横溢的穷学生邓禹平。为了能与相爱的人在一起，白玫考入了重庆女子师范。米号老板父子采用欺骗手段，让白玫回乡与省城刘公子成亲。白玫在奶妈的帮助下逃出家门，历经千辛万苦再次来到重庆时，久候白玫未果的邓禹平已随电影厂迁回上海，两人只能鸿雁传书共诉衷肠，相约白玫毕业后在上海相聚。

1949 年底，邓禹平随电影厂到台湾拍摄《阿里山风云》，没想到有去无回，两人从此海天相隔。

台湾岛上，邓禹平结识了富家小姐柳叶。暗恋邓禹平的柳叶，多次暗中帮助邓禹平，却始终不能动摇他对白玫的思念。邓禹平再次流落台北街头，尽管得到台湾文化人林海音、席慕蓉、张茜茜等人的帮助，却无法完成他最大的心愿——与白玫团聚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邓禹平的中学同学——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罗忠榕得知邓的情况后，告诉了已苦苦等候 40 年而终身不嫁的白玫。读着邓禹平为她写的诗，唱着邓禹平写的歌，白玫热泪长流。当灌注了白玫 40 年相思之情的磁带寄到台北邓禹平病床边时，邓禹平终于闭上了双眼。

目 录

序《世纪绝恋》	文 然 (1)
海天永隔故人情	林海音 (3)
楔 子	(1)
第一章 萌 情	(11)
第二章 罢 学	(55)
第三章 闯 滩	(102)
第四章 逃 婚	(148)
第五章 天 歌	(190)
第六章 哭 天	(243)
第七章 痴 恋	(287)
第八章 落 魄	(346)
第九章 知 音	(396)
第十章 遗 恨	(460)
尾 声	(499)

楔 子

10月的悉尼，秋高气爽，艳阳高照。

一架波音737客机庞大的机身在阳光下闪着炫目的光。

飞机开始降落了，像一只苍鹰般地向下俯冲。机场工作人员忙忙碌碌地作好接机的准备。一辆天蓝色的大客车早已发动，只等737在固定位置停稳，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冲过去。

500米。

400米。

300米。

50米。

飞机越来越低，灰色的水泥跑道已触手可及。人们的眼光迅速地盯在飞机上，盯着这只大鸟的降临。

飞机机身剧烈地一震，轮子与地面产生的摩擦发出一股难闻的焦臭味。

“上帝，总算一切平安了！”玛莉亚小声地嘟囔道。这是一个漂亮的澳大利亚女人，三十岁左右，人长得有点胖，胸前两个丰满的乳房将一件淡青色的衬衣撑得满满的，仿佛随时都会从衣服下奋力冲出。望见飞机平安降下，她一直紧绷着的面孔终于绽开了笑容。

她手中拿了一束鲜花，是一束由君子兰、夜来香和其他一些花组合而成的，用一漂亮的塑料纸扎着，在阳光下十分夺目。

机舱门打开了，乘客们在经过十多个小时的空中飞行后总

算与大地开始亲密接触。

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出现在舷梯上，玛莉亚一眼望见，奋力挥舞着手中的鲜花，大声叫道：“罗先生，罗先生……”

也许是隔得太远，老人并未听见她的喊声。玛莉亚见老人无法听见，便不再喊，只是将手中的鲜花一阵狂舞。

从飞机上下来的人很多，老人的身子裹在人流中时隐时现。玛莉亚的双眼便在黑压压的人流中拼命地寻找。

十分钟后，老人走了出来，他身后跟了十多名男男女女的工作人员。

老人叫罗忠榕，是中国中央乐团指挥，著名音乐家。身后是他的随行人员。这次，老人是应澳大利亚同行的邀请，带领中央乐团部分音乐家到澳大利亚进行学术交流。

“罗先生，你好！”玛莉亚热情地走上去，给了罗忠榕脸上一个亲吻，然后将手中的鲜花递给他，又伸手接过罗忠榕手中的行李。

“来，我介绍一下。”罗忠榕指着玛莉亚对身后的人说。“这位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玛莉亚小姐。我和她已是老熟人了！”

“一晃五年了，是吗？罗先生？”玛莉亚回忆般地望着罗忠榕。

“是啊。五年了。五年前，小姐还是个苗条漂亮的大学生啊！”罗忠榕慨叹道。

五年前，还是大学生的玛莉亚随澳大利亚皇家音乐团来中国访问演出，罗忠榕出席了这场演唱会。演唱会上，玛莉亚小姐即兴演奏了中国古典名曲《渔舟唱晚》，以其优美的音质和娴熟的技巧博得了人们热烈的掌声。在随后的时间里，玛莉亚小姐天天围着罗忠榕转，请罗忠榕为她指点中国民乐的演奏技

巧，到音乐团回悉尼时，两人已是非常要好的忘年交了。这次，罗忠榕率领的中国中央乐团来悉尼访问，玛莉亚听说后，主动找到有关方面，表示愿义务来接待罗忠榕一行，以感谢五年前在中国时享受到的崇高礼遇。

“五年不见，罗先生还是那么健朗。”玛莉亚笑着说，“这次到悉尼来，可得让我好好陪你玩几天啊！”

“好啊！”罗忠榕也爽快地答应了，“我还是第一次来悉尼呢，就让我把悉尼的美景看个够吧！”

众人说说笑笑地出了机场，来到一辆豪华的客车前，先后上了车。

客车在拥挤的车流中渐渐消失。

客车一直开到一座典雅的宾馆前才停下，大家一齐下了车，乘电梯来到位于12层的房间。看着大家都将行李安放好了，玛莉亚对罗忠榕说：“罗先生，你们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，先休息一下吧，晚上我为你们接风。”

“谢谢你，玛莉亚小姐。”

玛莉亚一阵风似地走了。

送走了玛莉亚，罗忠榕疲惫地在沙发上躺下。十多个小时的空中飞行，年轻人尚且觉得难受，何况他一个六十岁的老人。说实话，这次到澳大利亚交流访问，最初是没有他的名字的，主要是考虑到飞行过程太长，怕他的身体受不住。但是，罗忠榕一再向有关部门表示，他希望能够在他有生之年能和澳大利亚的同行们好好地作一次交流。与此同时，澳大利亚方面也要求罗忠榕能够一同前往。于是，罗忠榕被破例批准前来。

北京的十月已有瑟瑟凉意，而悉尼的温度却还是三十多度。尽管在飞机上大家觉得温度很合适，但一下飞机，才知道悉尼的天气还是如此炎热。

一个小时后，玛莉亚再次来到宾馆，叫大家去共度晚餐。

晚餐设在一家并不豪华但却极有艺术氛围的酒店里，席上有海鲜，也有中国菜。

玛莉亚笑着说：“难得大家光临，今天晚上就由我作东请大家吃一顿我们悉尼最好的中国菜。”

然后招呼大家一一坐下。

小姐上了一瓶人头马，给每一位斟上。

玛莉亚端起酒杯，依次与在座的人碰杯：“感谢大家的光临。我也用中国最古老的方式为大家洗尘。来，大家干杯！”说罢，举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

“看不出玛莉亚小姐还有如此酒量啊！”罗忠榕笑着赞道。

“这还不是跟你学的吗？”玛莉亚眉宇间有些得意，“五年前在北京时，你不也是让我这样喝酒吗？你说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方式。”

“喔。你看，我都差点忘了。”罗忠榕拍了拍脑门，哈哈一笑。

“请问罗先生，你们的日程是怎么安排的？”玛莉亚问道。

“明天我们打算先参观一下悉尼的风景，然后再去拜访霍尔基先生。”

霍尔基是澳大利亚最杰出的音乐家。五年前来中国访问，就是由他带队的。这次，罗忠榕率团到悉尼，肯定要去见见这位老朋友。

“霍尔基先生知道你要来，早就准备了美酒招待你们。”玛莉亚耸了耸肩。

罗忠榕感激地说，“那我可得好好谢谢霍尔基先生了！”

晚餐后，悉尼的街头已完全黑了下来。但黑下来的悉尼却又是一番景象。

不远的海水中，还有不少的游泳者兴犹未尽地在海水中尽情地游来游去。各种颜色的太阳伞还在缓缓的海风中飒飒地飘着。灯亮起来了，这个原本就美丽的城市此刻显得更加富丽堂皇。街上的人流车流紧张而又有序地流动着，商场门前熙熙攘攘的人群有说有笑地在变幻的灯光下走来走去。

玛莉亚陪着罗忠榕等一行在街上转了一圈后回到了宾馆。罗忠榕的确感到有点累。六十岁的人了，毕竟岁月不饶人啊。

“那，你们就休息吧。”玛莉亚将他们送回宾馆。“明天早上八点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”

第二天的活动让人十分满意。罗忠榕他们不但在悉尼一些主要的风景点尽兴地游玩了，而且还和霍尔基先生在一起愉快地吃了午餐。霍尔基先生还是像五年前那样幽默健谈，两人就一些专业性的东西各自交换了自己的看法。临分别时，霍尔基先生拥抱着罗忠榕说：“愿这次悉尼之行能够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！”

三天后，罗忠榕此次澳大利亚之行的目的已经达到，该接触的音乐界人士都接触了。一些艺术上的交流不但让彼此的分歧逐渐缩小，并就过去部分存有异议的见解也达成了一致的意见。

他们决定第二天启程回国。

就在他们作出这个决定后不到三分钟，玛莉亚小姐将电话打到了罗忠榕的房间里。

“罗先生，为了表达我们对你们不远万里来悉尼的这份深情，我们计划明天晚上为你们举行一场音乐会，请你们出席。”

“好啊！”听到玛莉亚小姐那热情的声音，罗忠榕愉快地接受了。

一听说明晚要参加音乐会，所有的人都很高兴。此次悉尼